

# 写给青年

To the Youth

我的新人生观演讲

罗家伦 著

朗  
朗  
书  
房  
·  
文  
化  
要  
义  
丛  
书

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“应该”，  
而是要讲“不行”；  
不专恃权威或传统，  
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实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；  
不专讲良心良知，  
而讲整个人生及其性格风度的养成，  
并从经历和习惯中树立其理想的生活。  
所以，新的人生观是动的人生观，  
是创造的人生观，也是大我的人生观。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# 写给青年

TO THE YOUTH

我的新人生观演讲

罗家伦 著

朗  
朗  
书  
房

·  
文  
化  
要  
义  
丛  
书

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“应该”，  
而是要讲“不行”；  
不专恃权威或传统，  
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实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；  
不专讲良心良知，  
而讲整个人生及其性格风度的养成，  
从经历和习惯中树立其理想的生活。  
所以，新的人生观是动的人生观，  
是创造的人生观，也是大我的人生观。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给青年:我的新人生观演讲/罗家伦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

(朗朗书房·文化要义丛书)

ISBN 7-300-05635-0

I. 写…

II. 罗…

III. 人生观—青年读物

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7096 号

本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



文化要义丛书

写给青年——我的新人生观演讲

罗家伦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印刷厂

开 本 965 × 1270 毫米 1/32

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张 5.5 插页 2

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97 000

定 价 15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## 关于本书

这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、教育家罗家伦先生的一部演讲稿集。

现代中国是社会大转变大动荡的时期，旧有的封建伦理体系崩溃，新的主导体系尚未形成。社会没有信仰，个人价值观念流于涣散，五花八门，良莠不齐。而后日军侵华，抗战爆发。内忧外患不断加重，民族存亡系于一线。

这些演讲就是鉴于当时严峻的现状和艰难的时局而发的。作者就当时青年人群中大量存在的人生观格调低下甚至没有人生观，价值观腐朽陈旧甚至有违常理，囿于各种私利机心而导致道德意识淡薄等等问题，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演讲。旨在呼唤青年树立崇高境界的理想，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积极投身实践，做有为民族和国家的人。

全书文字流畅，感情激昂，处处洋溢着清新、明快、鲜活、向上的气息，比之陈腐说教生动，比之庄严训导活泼。而书中大部分篇章所体现的进步思想，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闪光的社会价值。

## 关于作者

罗家伦，1897—1969，浙江绍兴人，字志希。1917年入北京大学，曾参与发起组织新潮社，创办《新潮》月刊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。1920年后赴欧美留学。1926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、中央大学校长，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驻印度大使。1950年到台湾后，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。著有《科学与玄学》、《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》等。

## 自序

浩荡成江的鲜血，滂沱如雨的炸片，时代掀起的亘古未有之洪涛，能不使我们，站在存亡绝续关口的我们，对于整个的人生问题，有一度新的审察和领悟？

我们要生存，我们更要有意义的生存，所以我们哪能不追求生存的意义，和达到这有意义的生存的方式？

在这真实空时构成的创造的宇宙里，我们的生命是动的、真实的，更是创造的。我们的思想不能开倒车。我们不能背着时代后退，我们也不能随着时代前滚，我们要把握住时代的巨轮，有意识的推动他进向我们光辉的理想。

我们要挥着慧剑，割去陈腐。我们要廓清因循、颓废、软弱、倚赖、卑怯，和一切时代错误的思想——生命的毒菌。不但是打扫地方为了培养新的肌肉，而且是期待长成新的骨干。

这伟大的时代需要我们有力的思想、有力的行为、有力的生命。

自从神圣抗战发动以来,我就开始想做一点积极的思想工作。我写这部《写给青年》的时候,不想照传统的写法,分门别类的论列人生哲学的各部分。我只想从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,我认为缺少或贫乏的部分,特别提出来探讨,来发挥。但是写成以后,也自成一个系统。

讲人生哲学,要是使他理论的基础稳固的话,不能不有他在玄学——形而上学——上的根据。这一点我哪里敢忽视。

这部书里的十六章,本是我于中央大学西迁以后,对全校的一套系统演讲。也曾在刊物上登载过几篇。现在重新写定,成为专书。我断不敢希冀前哲在围城中讲学的高风,但是这十六章却章章都是讲完和写完在敌机威胁的期间,有时还在四周围火光熊熊之中。

我断不敢说这部书是表现一种有力的思想,我只敢说这是我个人用过气力去思想的一点结果。我是根据自己知道的深信,以充分的热忱写出来的,自然我也希望国人能得到同样的深信。

这一件不是泛泛的礼物,敬以献给有肩膀,有脊骨,有心胸,有眼光而有热忱的中华儿女,尤其是青年。

罗家伦

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旦,陪都重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自序 ..... | ( 1 ) |
|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讲 建立新人生观 .....       | ( 1 ) |
| 第二讲 道德的勇气 .....        | (11)  |
| 第三讲 知识的责任 .....        | (20)  |
| 第四讲 弱是罪恶,强而不暴是美 .....  | (31)  |
| 第五讲 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 .....  | (40)  |
| 第六讲 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.....     | (49)  |
| 第七讲 荣誉与爱荣誉 .....       | (58)  |
| 第八讲 运动家的风度 .....       | (65)  |
| 第九讲 悲观与乐观 .....        | (74)  |
| 第十讲 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 ..... | (87)  |
| 第十一讲 从完成责任到实现权利 .....  | (105) |
| 第十二讲 目的与手段 .....       | (119) |
| 第十三讲 创造与占有 .....       | (128) |
| 第十四讲 学问与智慧 .....       | (143) |
| 第十五讲 文化的修养 .....       | (153) |
| 第十六讲 信仰、理想、热忱 .....    | (162) |

## 第一讲

### 建立新人生观

建立新人生观,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。人生哲学在英文叫做 *Philosophy of Life*,在德文则为 *Lebensanschauung*,正是人生观的意义。它是对于生命的一种透视(*Insight*),也可说是对于整个人生的一种灼见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?我们应该做怎样一种人?这些问题,我们今天不想到,明天不一定会想到;一个月之内不想到一次,一年之内不一定会想到一次。想到而不能解答,便是人生的大危机。若是永想不到的人,这真是醉生梦死,虚度一生的糊涂虫了。想到而要求适当的解决,那就非研究人生哲学不可。我们本是先有人生而后有人生哲学,正如先有饮食而后才有医学里的营养学。但是既有人生哲学以后,人生就免不了受它的影响。也只有了解人生哲学的人,对于人生才觉得更有意义,更有把握,更有前途。不但学社会科学的人应当了

解,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应当了解。广义的说,凡是做人的人都应该了解。普通种田的农夫,尚且根据传下来的经验,有所谓拇指律(Rule of the thumb),为一生做人的准则,何况知识与理性都已发展到高度的青年?

在现时代,人生哲学更有它重要的意义和使命。因为在这时代,旧道德标准都已动摇,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确立,一般青年都觉得彷徨,都觉得迷惑,往往进退失据,而陷于烦闷与苦恼的深渊。在中国有此情形,在外国也是一样。外国从前靠宗教信仰维系人心。现在宗教信仰已经动摇。而新的信仰中心也未树立,在青黄不接的时代,更显出许多迷路的羔羊。读李勃曼(Walter Lippmann)<sup>①</sup>《道德序言》(*Preface of Morals*)一书,知中外均有同感。因此在这个时代更有应重新估定生命的价值表,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之必要,否则长久在烦闷苦恼之中,情绪日渐萎缩,意志日渐颓唐,生活自然也日渐低落。茅盾所著三部曲,一曰《动摇》,二曰《追求》,三曰《幻灭》。这三个名词,很足形容这时代青年心理的动向和惨态。现在旧的已经动摇了,大家拚命去追求新的,如果追求不到,其结果必归幻灭。幻灭是何等凄惨的事!有思想责任的人,对于这种为“生民立命”的工作,能够袖手旁观吗?

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学,首先要明白它与旧的人生哲

---

① 今译李普曼,1889—1974,美国专栏作家。——编者注

学,在态度上至少有三种不同。有了不同的态度,才能对于新的生命价值表加以估定。

首先要认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“应该”(Ought),而是要讲“不行”(Cannot)。旧的人生哲学常以为一切道德的标准,都是先天的畴范,人生只应该填塞进去。新的人生哲学则不持先天畴范之说,而只认为这是事实的需要,经验的结晶。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较空;成不成,要得要不得的问题更切。譬如拿文法的定律来说,本不是先有文法而后有文字,文法只是从文字归纳出来的。文法的定律并不要逼人去遵守它,但是你如果不遵守它,你就不能表白意思,使人了解。你自己用文字来达意表情目的,竟由你自己打消。所以这是不成的,就是要不得的,也就是所谓“不行”的。

其次新的人生哲学不专恃权威(Authority)或传统(Tradition),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实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。权威和传统并不是都要不得,只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。我们要以理智和经验去审察它,看它合于现代生命的愿望、目的,以及求生的动态与否。这不是抹煞旧的,而是要重新审定旧的,解释旧的。旧的是历史,历史是潜伏在每人的生命细胞之内,不但不能抹煞,而且想丢也是丢不掉的。但是生命之流前进了,每个时间的阶段都有它的特质。熔铸过去,使它成为活动的过去,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,才能适合并提高现实生存的要求。

还有一层,新的人生哲学不专讲良心良知,而讲整个人生及其性格风度的养成,并从经历和习惯中树立其理想的生活。它不和旧的一样,专从良心良知中去求判别是非的标准,以“明心见性”去达到佛家所谓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”的地步。它更不是建筑在个人的幻想、冲动,或欲望上面。它要从民族人类的历史中,寻出人与人的关系,以决定个人所应该养成的性格和风度。它是要从个人高尚生命的实现中,去增进整个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幸福。觉得如此,方不落空。

新的人生哲学根据这三种的态度以重定生命的价值表,以建立新的人生观。它并不否认旧的一切价值,乃是加以必要的改变而已。它把旧的价值,重新估计以后,成为新的价值标准,以求人生的实现,更丰富和美满的实现。这才是真正“价值的转格”(die Unwertung aller Werte)。

我们不只是要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,我们还要把人生提高。平庸的生活,是不值得活的。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生力,朝着我们的理想,不但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崇高伟大,庄严壮丽,而且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领导,带起一般的人,使他们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伟大,庄严壮丽,所以我们要根据新的人生哲学态度,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:

第一是动的人生观。宇宙是动的,是进行不息的。人生是宇宙的一部分,所以也是动的,进行不息的。希腊哲

学家赫拉克里特斯<sup>①</sup>(Heraclitos)说:“你不能两次站在同一个河里。”孔子在川上说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都是这个道理。何况近代物理学家更告诉我们电子无时无刻不在震荡的道理。人生在宇宙中间,还能够停止,不运用自己的生力去适应宇宙的动吗?不能如此,便是“贼天之性”。何况人群的竞争,异常剧烈,你不动,他人动,你就落伍。落伍是生命的悲剧。中国受宋儒“主静主敬”学说的流毒太深了。这种学说里面,本来含着一部分印度佛教的成分,是与孔墨力行的宗旨违背的。我们要把静的人生观摔得粉碎,重新建立动的人生观。

第二是创造的人生观。我所谓动,不是盲动,是有目的的动,有意识的动;是前进的动,不是后退的动。这就是我们创造性的发挥。我们不只是凭自力创造,而且要运用自力,以发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创造。譬如宇宙间无穷的电力,我们以智慧来驱使它发光发热,供一切人生的需要,这个就叫创造的智慧。人类之有今日,是历代先哲创造的智慧所积成的。我们不能发挥创造的智慧,不但对不起自己的人生,而且对不起先哲心血积成的遗留。保守成功吗?保守就是消耗、衰落、停滞、腐烂与毁灭。又如前代的美术创造品,是有伟大的,特出的。设如你不把他吸收

---

<sup>①</sup> 今译赫拉克利特,约公元前540—约公元前480与470之间,古希腊哲学家。——编者注

孕育到自己的创造的智慧里去,再来努力创造,而专门宝藏旧的,那不但旧的不能成为新人生的一部分(我们至多不过享受而已),而且新的伟大的美术作品永远不会出来。保守的方法无论如何好,旧的因为时间的剥蚀,总有销毁的一天。纵不销毁,那伟大的创作,终究是前人的创作,前时代的创作,有限的创作,而不是本人的创作,现时代的创作,无限的创作。我们不但要“继往”,更加要“开来”!

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观。我们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,太窄了。太小太窄的人生是发挥不出来的。他一定像没有雨露的花苞,不但开不出来,而且一定萎落,一定僵死。我们所以有现在,是多少人的汗血心血培成的。就物质而言,则我们吃的穿的走的住的,哪一件不是农夫工人商人工程师发明家这一般广大的人群所贡献。就精神的粮食而言,哪一项伟大崇高的哲学思想,美丽谐和的音乐美术,心动神移的文学作品,透辟忠诚的历史记载,凡是涵煦覆育着我们心灵生活的,不是哲人杰士的遗留。我们负于大社会的债务太多了。只有借他们方能充实形成小我。反过来也只有极力发挥小我,扩充小我,才能实现大我。为小我而生存,这生存太无光辉,太无兴趣,太无意识。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,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。必须将小我来提高大我,推进大我,人群才能向上,不然小我也不过是洪流巨浸中的一个小小水泡,还有什么价值?这就是大我人生观的真义!

人生观不是空悬,是要借生活来实现的。不是身体力行,断不能领会这种人生观的意味,维持它的崇高。所以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的人生观,必要靠以下三种的生活方式。

第一是力的生活。宇宙没有力如何存在?人生没有力如何生存?萎靡柔懦是人生的大敌。力是生机的表现,是自强不息的活动,是一种向上的欲望。你愿意人叫你软骨动物吗?做人不但要有物质的力,而且要有精神的力。不但行为要有力,而且思想也要有力。有力方才站得住,行得开。科学的好处就在不但能利用自己的力,而且能利用宇宙的力。我们对宇宙的力要能储蓄待用,对自己的力也要储蓄待用。不要轻易的发泄,还要留作伟大的发挥。我们不要忘了,生命就是不断向上向外向前的努力。

第二是意志的生活。在这沉迷沦陷于物质生活的人群中,有几人能实行意志的生活,能领会这种生活的乐趣?不说超人,恐怕要等那特立独行的人吧!非是坚苦卓绝的人,怎配过意志的生活?因为这生活不是肉感的,不是享受的。生命的扩大,哪能不受障碍,障碍就是意志的试验。意志薄弱的见了困难就逃了,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运用“力”征服过去。经过痛苦是常事。只有痛苦以后得的甜蜜,才是真有兴趣的甜蜜。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吗?意志坚强的人,绝对不怕毁灭,而且自己能够毁灭,毁灭以后,自己更能有伟大的创造,所以战争是意志的试金石。我常

论战争说,开战以前计较的是利害的轻重,开战以后计较的是意志的强弱。这就是胜负的关键!不但是有形的军队战争如此,一切生存战争,也是如此。平庸的,退却的,失败的锁链,只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扭开。

第三是强者的生活。能凭借意志去运用力量以征服困难的生活。非强者的生活而何?我所谓强,是强而不暴的强,是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强。强的对面是弱。摇尾乞怜,自己认为不行,便是弱者的象征。强者的象征就是能在危险中过生活。他不但不怕危险,而且乐于接受危险。他知道战争是不能躲避的,所以欢乐的高歌而上战场。他的道德信条是强健、勇猛、无畏、正直、威严、心胸广大、精神奋发。他最鄙视的是软弱、柔靡、恐惧、倚赖、狭小、欺骗、无耻。他因为乐于危险的生活,所以他不求安全。古人说“磐石之安”,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。无生命的生活,过一万年有什么意思?况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。安全由于平衡,生命哪有固定的平衡,因为你发展,人家也发展,只有以你自己的发展,来均衡人家的发展,才能得比较的安全。能够如此,才能操之在我。所以他永远是主人,不是奴隶。

我上面说过这三种生活,都是要靠身体力行的。前人说“书生误国总空谈”,空谈不但误国,也是误己。坐谈何如起行!生命是进取的,不是等候的。生命是挟着时间前进的,时间哪容等候?柏格森说得好:“对于一个有意识的

生命,生就是变,变就是成熟,成熟就是不断的创造自己。”  
所以我们要赶着每一个变动,增加自己生存的力量。

要创造一个新的生命,新的秩序,必须要先创造一个新的风气,这就要靠开风气之先和转移一世风气的人。社会的演进,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混浊的人去振拔的,而是靠少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。后一种的人对于这种遗大投艰的工作,不只是要用思想去领导,而且要以实行的榜样去领导。看遍历史,都是这样,所以孔墨都是力行的先哲。明季的颜习斋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张极端的力行。就拿近代的曾国藩来说,他帮清廷来平太平天国,我们并不赞成。但是当吏偷民情,政治社会腐败达于极点的时候,能转移一时风气,化乱世而致小康,实在有人所难能的地方。他批评当时的吏治是“大率以畏葸为慎,以萎靡为恭。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,曰畏缩,曰琐屑;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,曰敷衍,曰颟顸。”所以当时到了“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”的局面。他论当时的军事,引郑公子突的话,说是“胜不相让,败不相救,轻而不整,贫而不亲。”他感慨当时的世道人心是“无兵不足深忧,无饷不足痛哭,唯求一攘利不先,赴义恐后,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……殊堪浩叹。”他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,以为是一个很谨愿的人,反之他是一个很聪明而很有才气的人,不过他硬把他的聪明才气内敛,成为一种坚韧的毅力,而表面看过去像是一个忠厚长者。他凭借罗泽南在湖南讲学的一个底子,

又凭自己躬行实践号召的力量,结合一班湖南的书生,居然能转移风气,克定大难,为清朝延长了几十年生命。(他转移军队风气的一个例,很值得注意。他不是说当时军队“败不相救”吗?他以“千里相救”为湘军“家法”,所以常常打胜仗。)一个曾国藩在专制政体的旧观念之下,还能以躬行实践,号召一时,何况我们具有新的哲学深信,当着这国家民族生存战争的重大关头?

在这伟大的时代,也是颠播最剧烈的时代,确定新的人生观,实现新的生活方式,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。方东美先生说:“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,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,培养溥博沉雄的情绪,促我们振作精神,努力提高品德,他们抵死推敲生命意义,确定生命价值,使我们脚跟站得住。”当拿破仑战争时代,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<sup>①</sup>(Fichte)讲学发表《告德意志民族》一书,也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样,虽然黑云四布,风浪掀天,船身摇动,船上的人衣服透湿,痛苦不堪,只要我们在舵楼上脚跟站稳,望着前面灯塔的光明,沉着的英勇的鼓着时代的巨轮前进,终能平安的扁舟稳渡。这一点小小的恶作剧,不过是大海航程中应有的风波!

---

<sup>①</sup> 费希特,1762—1814,德国哲学家,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主要代表之一。——编者注